



曹多勇作品精品集

悬挂 立交桥上的 风景

曹多勇◎著

柏油

梦淮水

丁字路口案件

流水向东

找老婆

堂哥的后打工时代

敬死亡

曹多勇

APC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XUANGUA
LIJIAOQIAO SHANG DE
FENGJING

悬挂的风景

立交桥上



曹多勇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悬挂立交桥上的风景/曹多勇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
2016.8

(曹多勇作品精品集)

ISBN 978-7-5396-5621-2

I. ①春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90792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策 划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岑 杰 宋晓津

装帧设计:张诚鑫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21.25 字数:360 千字

版次: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9.00 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曹多勇作品精品集

悬挂立交桥上的风景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曹多勇，男，1962 年出生于淮河岸边的大河湾村。现为安徽文学院专业作家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多年来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当代》《十月》等国内知名文学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 300 余万字。

现已出版长篇小说《大河湾》《寻父记》、中篇小说集《曹多勇中篇小说精选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幸福花儿开》、短篇小说集《开口说话》、小小说集《月亮眼》等七部。其中长篇小说《美丽的村庄》（与人合作）获中宣部第十届（2003—2006 年）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中篇小说《好日子》获 2003—2004 年度安徽文学奖。

自序

2004年,是我小说创作中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。

这一年上半年,我去北京参加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。一下子,离那里的各家文学期刊编辑部近了,与其编辑沟通也便当起来。很快地,《当代》《十月》《中国作家》都有了留用短篇小说的消息;短篇小说《人羊》刊发于《阳光》杂志2004年4期,被《小说选刊》2004年7期选用,同期配发我与责任编辑刘玉浦的对话《写作如打铁,一锤不能少》。一个作家在写作时,往往他是他小说王国的王。情节的走向,人物的设置,一切听从他的指挥,一切任由他去安排。一旦作品完成后,往往又是心虚的、冒汗的。这种时候,最需要的是他人的鼓励与肯定。尤其需要文学刊物和编辑的鼓励与肯定。我去北京学习之前,手上已经积压不少稿件,得到他人的肯定有困难,发表更有难度。一段时间,我怀疑自己的写作路数有偏差,对自己的写作极度不自信。

这一年下半年,我的写作野心膨胀开来,暂时丢下短篇小说创作,专事写作中篇小说。中篇小说与短篇小说是两种不同的文体,我想集中精力触摸一下中篇小说的脉搏。之前,我写中篇小说多是用短篇小说的方法去操作。即一部中篇小说由几篇短篇小说构成,短篇小说之间的人物相互关联,且有着大致相同的时间与空间。这种中篇小说的结构方式,我称之为块状结构。依照我的理解,中篇小说较之于短篇

小说应该有着更强的故事性,人物附着于故事应该有着更强的命运感。《悬挂立交桥上的风景》是这一时期我写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说。我尝试着用有别于块状结构的线性结构去完成,故事一环扣一环地往下推进,直到小说结束的那一刻。构思这部中篇小说时,我还想尝试着让小说人物有更阔大的活动空间,陈来财索性走出家乡来到北京。在异地他乡,我与陈来财共同完成这部中篇小说。《悬挂立交桥上的风景》发表于《时代文学》2005年1期,转发于《中篇小说选刊》2005年2期。

此后两年间,我连续创作十余部中篇小说,同时也连续发表十余部中篇小说。这些中篇小说的人物大多依旧是我的乡邻,但故事则大多发生在他乡。时间靠近当下,似乎更具有时代感。就我的中篇小说人物而言,不管他们走到哪里,说话的乡音是万变不离其宗的,打量世界的眼光是万变不离其宗的,行为举止是万变不离其宗的。淮河流域是他们的出发地,是他们的宗,是他们的根和本。

再而后,我返回中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交叉写作的状态。甚至在在我的写作中,根本就不分中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的。它们就像我侍弄的两块大小不一的菜地,一样播种,一样施肥,一样除草,一样收获。该瓜则瓜,该豆则豆。我只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可以了。

2015年,安徽文艺出版社决定同时出版我的中篇小说集、短篇小说集各一册。这同样是我小说创作中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。

是为序。

2015年12月20日于葛大店

目 录

001 / 自序

001 / 悬挂立交桥上的风景

045 / 柏油

079 / 梦淮水

120 / 丁字路口案件

162 / 流水向东

207 / 找老婆

249 / 堂哥的后打工时代

291 / 敬死亡

330 / 附:曹多勇2004—2013年发表

中篇小说目录

悬挂立交桥上的风景

1

陈来财现在正坐在立交桥上，看四周的风景。

青年农民陈来财从一千多公里外的安徽农村老家来北京已经三天了。三天来他什么事情都不干，就坐在这座立交桥上，看风景。这儿位于北京东五环附近，立交桥是新近建成的，桥下的路也是新近拓宽的，四周显得敞敞亮亮的，就是车辆稀稀落落的。其实，这座立交桥本身就是一道景观。这不是说它设计得多么独特，而是少有人走。偶或有几个行人需要横穿立交桥下面的公路，也并不喜欢攀缘立交桥，而是径直地穿越马路，走过去，节省着一分脚力。陈来财眼里看着风景，头脑里也想着事情。他不知北京人在这么一处地方，花这么多钱，拓宽这条路、建设这座桥会有什么用处。一句话，这是北京人口袋里有钱骚的。全国人民的钱都长腿前呼后拥地跑北京来了，怪不得我们老家那么穷呢。陈来财的老家出过一名贪官副省长，也出过震惊全国的假奶粉事件。一时间全国的报纸电视都来这儿，帮助找各种各样的原因。其实原因就一条，穷。穷，想做官的人才拼命地送钱，当上官的人才拼命地敛财。穷，老百姓的孩子才去喝杂七杂八的奶粉，喂出许多大头娃娃来。原来，这么多的钱都被北京人拿来铺在了路上，贴在了

桥上。“他妈妈的。”陈来财恶狠狠地骂了半句话，紧接着把积攒在嘴里的一口唾沫迎风吐出去，不想一股歪风邪气刮过来，又把这口唾沫原原本本地还原在脸上。陈来财慌忙抬衣袖擦脸，又骂出半句“他妈妈的”。

这儿是一处新开发区，本着不破不立的原则，陈来财的视觉所及之处，到处都在扒、扒、扒，拆、拆、拆，跟电视里打过仗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差不多。这些“战后景观”陈来财不爱看，心里还委屈，我跑这么远的路难道就为了看这么一堆堆的碎砖烂瓦？

陈来财爱看公路上跑着的小轿车。

陈来财的老家把小轿车叫小宝车。

远远的远处，公路的尽头，一粒黑点一点点大过来。待有了车的模样，陈来财眼底里的小宝车就开始颤抖了，慌张了，骨里骨碌滚过来。穿过立交桥时，陈来财能听见小宝车“哧溜、哧溜”的喘息声。而后，陈来财还会与时俱进，两眼掉转方向继续看反向落荒逃窜的这辆小宝车。陈来财在老家多见的是四轮拖拉机，鲜见这种小宝车。陈来财老家的公路也没有这么宽敞、这么光溜。一辆辆小宝车在这么宽敞、这么光溜的大路上奔跑得这么快，依照陈来财的想法，是难免要翻车、撞车的。陈来财乐此不疲地看车，等待的就是这么一种时刻的来临。可陈来财一连等了三天的时间，看了三天的车，没有一辆车如愿地出事故。反倒是一辆辆跑得更加精神了。渐渐地，陈来财失去看车的兴趣。干什么呢？陈来财把双脚别进桥栏杆里，上身探出桥身，头朝下悬挂在半空里。上身摇晃，头摇晃，眼睛摇晃，相跟着眼睛里的整个世界都在摇晃、动荡、不安。

陈来财想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

陈来财找到一种新的乐趣。

一位上年岁的老大爷从立交桥下经过，见着陈来财，还不相信是悬挂着一个人，眨巴眨巴眼睛，走近几步，喊，小伙子，危险，赶快下

来吧。

陈来财满眼晃荡、景物倒置，没有看见喊话的老大爷。陈来财正向、反向，把头、把眼好一阵调整，才看见头脚倒置、奇奇怪怪的老大爷。陈来财不答话，索性把身子晃荡出更大的幅度。陈来财眼里的老大爷先是惊慌地把眼睁大，继而笑起来，说真是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。天底下有千种玩法，万种玩法，没想着还有这么一种玩法。

老大爷不慌不忙地走过去，走一段，站住身，回过头，看看陈来财，摇摇头，嘴里再说什么话，陈来财就一个字也听不清楚了。

一瞬间，陈来财对悬挂立交桥上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了。就在陈来财不想悬挂立交桥准备下来的时候，眼里走进一位身穿吊带裙的姑娘。陈来财两眼一亮，两腿一软，身子又一悠，差点从立交桥上悬空摔下来。也就从这一时刻开始，陈来财的命运不知不觉发生扭转了。

2

四月初的北京就变得一天天热起来了。陈来财的身上还是从老家穿来的一身春秋衣服，热也没觉得热，天天坐在立交桥上，凭空有一阵一阵的风偷偷袭来，倒是时时觉出一份惬意的凉爽来。猛然一下瞧见一位穿得这么少的人，还是细皮嫩肉的女孩子，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呢。远处里看，女孩子个头不算太高，身材也不算太胖，就是长得白净。一条白底蓝碎花吊带裙穿身上，脸、脖子，还有大半个胸脯都白亮亮地露在外面，阳光一照像是能反光似的，更加夺目了。这条吊带裙很长，盖住女孩子的脚脖子。女孩子走动着碎步，一走一裹的，陈来财像是能听见窸窸窣窣的一片响声。陈来财想要是一条短裙的话，说不定女孩子的两条腿会更加白亮、夺目。不知怎么的，陈来财对这位身穿吊带裙的女孩子一下子产生出模糊的亲近感，有一种想跟这个女孩子说说话的强烈欲望。陈来财来北京三天，除了跟自己的大哥陈来

金、二哥陈来银说过几句不咸不淡的话，别的人还没有，女的更没有，连北京的母麻雀也没有搭过腔。陈来财现在特别需要跟人说话，尤其是女人。

陈来财重整旗鼓，把一双脚脖子牢牢地别稳当，身子重新悬挂立交桥的半空里。陈来财这次摇摆的幅度不算大，强调的是摇摆的节奏感。晃悠来，晃悠去，摇晃去，摇晃来，陈来财自己都被自己摇摆出的优雅姿势感动了。陈来财想，只要这个女孩子看见我，一搭腔，我就能跟她说话了。这么短的一点时间里，陈来财都把要说的话想好了，或者说这些话原本就长在肚子里，憋闷几天了，熟透了，很容易把它们一句一句从嘴里倒出来。陈来财会告诉这个女孩子，自己是来北京投靠两个哥哥打工的，一时间还没找着合适的活，来北京三天就在这座立交桥上看了三天的风景，其实什么风景也没看着，或者说这里的风景根本不属于他。他打算明天下午乘火车就回安徽老家了。陈来财想到这儿鼻子有点酸溜溜的，他想，自己来北京原本就是一笔糊涂账。

就在陈来财恍惚与愣神间，这位身穿吊带裙的女孩子很快走近立交桥，不停步，不歇气，从立交桥下径直地走了过去。这位身穿吊带裙的女孩子没有抬头看陈来财，自然也就没有理会陈来财。无论如何这是陈来财事先一点都没有想到的。陈来财心里有点急躁，嘴里“唉、唉”有音无字地喊出两声。陈来财想弄出点动静来，以引起这位身穿吊带裙的女孩子的注意。可女孩子还是不回头地愈走愈远了。陈来财心里滋生出一丝绝望来，身子一挺劲，把悬挂立交桥半空的身子摘下来，两眼呆愣愣地瞧着远远融入稀落人群里的女孩子。陈来财猛然一下追了过去，一边跑，一边还有声有调地喊，等等我，我想跟你说话。

实际上，陈来财两腿追上去时，嘴里并没有喊出声。这儿不是安徽乡下老家，是城市，还是中国最大的城市——北京，大路上不能随便喊叫陌生人，尤其是女孩子，这点道理陈来财还是明白的。陈来财紧

着脚步追一段路，离这位身穿吊带裙的女孩子近了，又慢下脚步。女孩子的脚步也愈走愈疾，猛然间又停下脚步，倾斜身从包里掏东西。是一只白色的包，小巧巧的，像是只有陈来财并一起的两只巴掌那么大。陈来财不知道这么小的包能装什么东西。女孩子站住脚，陈来财也随之站住脚。陈来财听见自己的一颗心就是这时候结结实实地响了一下子。原来女孩子是从包里掏东西擦眼泪。似乎女孩子的眼泪愈擦愈旺，能见着眼前的这个女孩子的一双雪白的肩膀在微微地颤抖。显然，女孩子受到了很大的委屈。一时间，陈来财都生出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了。

这位身穿吊带裙的女孩子最终要去的地方离立交桥不远。走下立交桥，拐进一条小巷，就消失在一座破旧的楼房里。这儿也属于“扒、扒、扒，拆、拆、拆”的范围，一个个“拆”字，被白石灰水涂画得到处都是，或大或小，或正或斜。这座四层红砖楼的一半已经扒去，呈现出青面獠牙的怪状。陈来财不可能知道女孩子来这儿干什么，可还是站在大楼外面等候着，希望这个女孩子从这座楼里走出来。

天色“唿啦”一声黑下了，陈来财只得收回一双酸涩的眼睛，极不情愿地往回走。

事情至此，陈来财还没能跟这位身穿吊带裙的女孩子说上半句话。陈来财决定明天下午就回安徽老家去，只是没想着临上火车前自己还会来找这个女孩子。

3

陈来财的两个哥哥住一起，距立交桥也不远，是一片早已扒倒的楼房废墟里。这么一大片地方将来怎么使用它，眼下还没有一点头绪，只是四周用一块块涂刷蓝漆的铁皮围上了围墙。里边还莫名其妙地剩下几间没扒的平房。陈来金、陈来银，还有不少乱七八糟的外地

人临时住这儿。

大哥陈来金来北京八年了，三年前回家盖起三间房屋，娶回一个女人做老婆，现在老婆留老家，自己天天在这儿拉着一辆破旧的架子车收破烂。二哥陈来银来北京五年了，去年里回家盖起三间房屋，娶回一个女人做老婆，现在老婆留老家，自己天天在这儿脚蹬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做菜贩子。看来两个哥哥做这么两种营生也很赚钱。每年春节回去一趟是肯定的。平常里，不年不节的，两个哥哥说一声回去也回去。虽说北京离老家上千里地，花百把块钱坐火车也就是夜里睡一觉的事，便当得很。眶里眶当，一觉睡醒，天亮了，老家也就到了。两个哥哥回家很注意自己的形象，头脸身上都收拾得光光鲜鲜的。该理的发，理；该光的须，光；该穿的衣服，穿。最主要的是还大包小包带回一大堆吃的、喝的、穿的东西。回村里，两个哥哥黑头黑脸的与别的村人没什么区别，可从衣着上，说话的腔调上，还有一举手一投足的做派上，还是很容易与一般村人分开来的。一副见过世面，做过大事，经过风浪，挣过大钱的样子。只是两个哥哥从来不说自己在北京收破烂、做菜贩子。这一点连家人都不知道，陈来财更是一点都不晓得。两个哥哥跟村人说，是在北京的一家建筑公司里干活。村里有眼热的人，想让两个哥哥带着一块去北京。两个哥哥直摇手，说人家建筑公司早满员了，莫说一个人，连一根多余的针都难插进去。村人不信，两个哥哥进一步解释说，公司要是能进人，别人不带，还能不把自己家的三弟带过去？两个哥哥这么一说话，村人想想有道理，自己家的老三都窝家里不带，看样子北京那地方的活路确实不好找。村人纷纷去上海，去江浙，去广州，就是没人去北京。

今年春节后，两个哥哥过了正月十六就一起回北京了。临走前，大哥陈来金丢下话，说陈来财，你老是在家里也不能算个事，想去北京跟我们一块去。

陈来财的心有点动。

大哥陈来金说,我可是丑话说在前头,要是人家建筑公司不要人,你就干别的。

二哥陈来银说,其实去北京也不定非要去什么建筑公司,卖个菜呀,收个破烂什么的,还不一样赚钱。

陈来财听两个哥哥的话音还是不想带他一起去北京,腿脚就迟疑,说大哥二哥,你们走你们的吧,我还是在家种我的二亩地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二亩地上的麦子像是一群野孩子,根本用不着人去经管,去过问。陈来财闲得一个人吃过睡,睡过吃,一副硬朗朗的木床板都睡塌掉了。陈来财想一想,还是投奔两个哥哥吧。把自己往火车的车厢里一塞便来了北京。这才知道大哥陈来金一直收破烂,二哥陈来银一直做菜贩子,根本没有进过什么狗屁的建筑公司。大哥陈来金解释说,来北京做事还不就图个名声好听,你一说收破烂、做菜贩子,村人还不就低看你一眼。二哥陈来银接话说,还有就是露馅了对象不好找,要不大哥找大嫂子能找得这么麻溜?二哥我找你二嫂子能找得这么麻溜?大哥陈来金白了二弟一眼,说来北京干什么事是次要的,关键看挣钱不挣钱。二哥陈来银说,大哥说得对,别看大哥天天拉辆架子车,喊几嗓子,收一收破烂,那可比家里的乡镇长挣钱挣得多呢。大哥陈来金说,别看你二哥骑的这辆破三轮车不起眼,一天去卖一趟菜,还不就等于去拉一趟钱。

陈氏三兄弟,大哥陈来金长得高一点胖一点,二哥陈来银长得瘦一点矮一点,陈来财算中间,比大哥矮比二哥高,比大哥瘦比二哥胖。陈氏三兄弟都长着一个猪腰子脸,这一共同的特点,眼神再差的人也不会看走眼。现在陈氏三兄弟一起站在平房前面的空场上,大哥、二哥站两端,陈来财站中间。两人说,陈来财一人听。猛眼看上去,很像电视里的三个说群口相声的人。

两个哥哥倒是很热心,争着收陈来财做徒弟。

二哥陈来银说,三弟你跟着我上菜市场,三天我教会你怎么卖菜,

第四天,你花二百多块钱买一辆破旧的三轮车,我再匀出一半摊位,你就能摆摊挣钱了。

大哥陈来金说,三弟跟着我收破烂,半天教会你,第二天,你花几十块钱买一辆破旧的架子车,我再分出一点地盘,你就能做收破烂的买卖了。

二哥陈来银说,在北京卖青菜、收破烂,名声上不好听,可不少挣钱。

大哥陈来金说,北京这地方就是邪门,什么行当不好听什么行当挣钱。贪官污吏的名声该不好听吧,你望望哪个不带小女人,坐最好的小宝车;婊子的名声该不好听吧,你望望她们哪个不活得鲜枝嫩叶的,系上裤子一个个都赶上七仙女下凡了。

陈来财摇摇头,不愿意跟着二哥做菜贩子,也不愿意跟着大哥收破烂。

陈来财最后说,我回家。

一场群口相声表演结束了。

陈来财说回家,没回家,说我先在北京溜溜逛逛再回家也不晚。

就这么,一连三天里,陈来财在立交桥上看了三天的风景,别处哪儿也没去。

4

陈来财的两个哥哥都是白天里在外面做事,晚黑里才回来睡觉。这一晚,大哥陈来金、二哥陈来银都比陈来财回头回得早。大哥陈来金黑灯瞎火地在屋外的空场地上烧饭,碎劈柴、断树枝填满一锅腔子,烟雾缭绕一院子。陈来财走过铁皮围墙的时候狠狠地踢上两脚,“哐”一下,“哐”又一下,响声很大,有点惊天动地的样子。大哥陈来金见是陈来财,很客气,说三弟回来了,赶快进屋拿碗来盛菜,今天晚上有好

吃的。陈来财走近黑乎乎的锅，什么也看不清，伸脖子闻一闻，有一股肉味窜进鼻子里。一下子，陈来财的肚子“咕、咕、咕”连着叫出好几声，饥饿瞬间涨满一肚子。二哥陈来银没用陈来财进屋就把三只碗端出来了，伸手递给陈来财一只，说三弟逛京城比我们还忙呢。

吃嘴里才知大哥烧的是大白菜烧肉。

兄弟三人一人一个大馍，一人一碗大白菜烧肉，脸对脸蹲地上吃起来。

二哥陈来银问陈来财，又去立交桥看风景去了？

陈来财不答话，急着想吃饭。

陈来财越不说话，二哥陈来银越想问话。

二哥陈来银又问，看到什么稀奇景致了？

陈来财说，女人，一个漂亮女人。

大哥陈来金说，北京漂亮女人满大街都是的，光看有个屁用。

二哥陈来银说，三弟留下来吧，苦几年回家盖三间房子，再娶一房女人，关上门，想怎么看女人怎么看女人，想看女人的哪地方看女人的哪地方。那才叫个日子。你这算什么，总不能打一辈子光棍吧。

大哥陈来金说，想卖菜，跟你二哥学；想收破烂，跟我学。两样任你挑一样。

陈来财说，我两样都不学。卖菜，我回老家种菜卖；收破烂，我回老家东村西村里收，也不跑北京这么远的路。

二哥陈来银说，看你能的。我问你，家里种菜，一斤卖多少钱？我在北京贩菜卖，是老家种出的好几倍。

大哥陈来金说，卖菜要起早，你就跟着大哥我收破烂，风不打头雨不打脸，想睡个懒觉你把两条腿伸直尽管睡。最近这一片搞开发，破烂好收得很。不信你去门前看看大哥今天收回的都是些什么破烂，老家里有吗？

陈来财闷头吃菜吃馍，实在不想跟两个哥哥多说一句话。